

嘉慶乙丑冬鐫

潛料小草

家塾藏板

汪序

寧化翰林院典簿劉君寉皋余門士吳清夫鄉先進也清夫言寉皋幼讀書侍庭訓以長與諸兄弟閉户相切劘寉皋志尤銳黽勉精淬力追百城扃鐍

如蛾赴火如賈闤市利如秦
庭申胥七晝夜不玄風雨兒
冠舉於鄉方猛氣直上旋以
疾廢至是三十年矣家貧
稼硯以給生徒之獲雋者歲
凡幾輩作爲文章施錦綺

被金石鄉國而外所在多有
而幽憂發憤感喟之聲率
見之於詩蓋海左天地潮
汐必有自來河滙千二百渠
漸洳潤澤常自近而遠其
蘊釀深厚泒於兒溢有如此

者嘉慶元年
詔天下保舉孝廉方正州縣多浮
歲戊午余巡撫福建檄屬訪
實寧化以寉皋名應第一偕
清夫同舉無何清夫來而
寉皋辭不就余問清夫而

清夫為余言余悦其於寉皋
之文與行俱而厄於疾也故事
舉子及瓜不赴選者得題請
小京官職余因為題准而寉
皋以今銜以詩示余已而訪
之清夫得潛蚪小草一冊閱

之皆可喜諸夫因為乞弁言
余未面崔皋其文其行皆
諸夫言而清夫為諸序夫崔
皋失之於彼而得有於此乎
今閱其詩多出入三唐置之
樊川溫李間驟未可論定清

夫又言崔皋詩甚富茲鈔裁
十之一二耳然則崔皋始篋
笥護之他日裒其所有出而
問世必有能評騭之者余故
不序詩序清夫言以識余與
崔皋相知之一日也

嘉慶五年歲次庚申夏五月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巡撫福建等處地方提
督軍務年家眷弟汪志伊拜譔

汪志伊印　稼門

周序

乾隆庚辰先大夫文恭公典閩試
於寧化得士劉君鶴峯明年鶴
峯北上偕諸同年會陶然亭余
兄弟與其席時余年尚少已甚
樂余兄弟侍先大夫浙杭使院

鏡峯北歸來謁時先大夫按臨他郡鶴皋昭余兄弟訂明年當來明年鏡峯來余兄弟已奉太夫人與歸寓垂後先大夫堂謁余兄弟鶴皋述生也之論莊々亦嘗同於時與吾鄉前輩雷翠庭先生

蓋知似而長於詩因出試院江堂作者余讀之益悟悵亦得與其晨夕也已而鏡峯以疾廢家居亦復出庚戌余視學東粵貢予皇高來就余巻幕時年未冠務讀生已五年翩然一來借士余竊喜

鏡峯丐子矣因与詢鶴峯近狀云其家貧稼硯方肆力於文章甚名山事出其潛蚪小草一冊余受而讀之觀其層詞寄意而懷先大夫嘗稱其詩之至詩界其備張古霰籟喧騰之外者也先大夫

嘗贈以句詩示落三唐以後人宜在八代之間而余竊嘆先大夫稱鏡峯与眾庭先生似眾庭先生以文行躋膴仕而鏡峯獨際其窮歐陽子謂詩窮益工鏡峯之詩誠工矣豈窮為之耶抑鶴峯之窮

詩實為之耶以是益信其為汲古
得才人遭際亦卒一振腕也今
年己未閣揖汪之循例為錫舉
題請京銜時余在吏部為書
以賀出貲潛虯小草序而歸之
嘉慶四年歲次己未秋九月

賜進士第榮祿大夫
經筵講官吏部右侍郎南書
房行走兼管樂部事務世愚
弟周興岱頓首拜序

錢序

生才而或枉之有天有人其在人者無論已而在天者人所不得而爭也寧化劉君鶴皋才而以疾廢老於家余聞而未之識其子星高余選拔士也年少其

文其書其詩皆可取余器其才
嘗招致署中資以筆劄事
星高受命維謹其所為皆善
與飲食者數月因熟其家世
然後知星高之才皆其父之
教也星高曰父讀書博有志

尚少舉于鄉方蘄有所遇而
以疾廢家居垂十年常所
記誦取之胷中於古人所
作無所不能尤喜為詩因
輩中矻矻勤誦習學為詩
古文者見父作皆拙手鈔

服以爲莫能及也因出其
潛蚪小草摘錄一冊余披
賞句日喟然而歎以彼其
才使出而鳴
國家之盛何讓當世士而厄
之以疾使威鳳祥鸞抑而

爲噍殺之音甚矣天之生才
既生之而又枉之終古以來
呷能無歎也星高進曰顧
先生一言以爲詩壽余爲惟
鶴皐詩大抵胎孕西崐而
藻績所在皆有情緯乎其

聞其悲感頓挫則往往有似杜陵者因謂星高曰詩之壽無待余言顧積厚者流光珠玉大貝其發也有時而父之終老巖阿安知非厚其蘊釀匯以有待也生其有志乎其書余言以為生勉焉可

嘉慶六年秋九月翰林院侍讀學士提督福建學政通家愚弟錢福胙拜手謹序

伊序

鶴皋吾畏友也乾隆己卯
嘗同舟遊學鼇峰是歲余
領鄉薦而鶴皋隨舉于次
年庚辰北上同京邸者再
又十年余通籍鶴皋歸方

藏罳以俟余亦拭目謂鶴
臯且旦暮至也未幾來京
師者言鶴臯已失明余驚
惋久之而鶴臯遂不復出
鶴臯憙為詩余亦所素嗜
也憶鼇峯晨夕嘗与鶴臯

縱談古今作者鶴臯之言曰
詩莫盛於唐論者高言漢
魏然貌古而不得其真此
為畫虎不成耳六朝多浮
靡靖節一集孤行天壤右也
非學者所能及宋以後音響

大別雖以蘇陸二公擅絶一時然去唐遠矣蓋詩本乎情三百篇國風其至者也後之人莫能為嘗謂唐人七言絶句詞簡而意遠國風之遺也其餘諸體雖極

雕鏤藻繢然皆不失詩之情李杜尚矣此外若昌黎之雄奇香山之灝瀚樊川之清麗西崑之穠縟以及長吉之險怪郊島之沈刻盧仝劉义任華之汪洋恣肆

迄於諸家各门别户然皆
唐音也大抵唐人詩含情
淀約風味無窮常使讀者
悠然于聲韻之外故余言
詩必以唐爲尚余嘗疑之
而此後范々與鶴皋風烟澗

絶者二十餘年矣丙申之歲
余丁内艱歸時鶴皋已閉户
謝客不常相見前年余子
秉綬守惠州余謝病就養鶴
皋以詩來余讀之憙次其
韻復之已而得其潛蚪小艸

欣賞往復然後知鶴皋詩
学大進浸淫乎全唐九百
卷者深且久也余因是而
嘆鶴皋刻意古人鋒甚
鋭方同學時余嘗以為畏
而數十年来風霜雨雪舉

胷中所藴蓄徒感慨發洩
于詩然則詩雖工正鶴皋
之不幸也然使鶴皋得志
於時則其詩必不能工韓
子言之矣出處一致也其遂
或合或不合鶴皋出不能有

為處必將有所得聞否方肆力於古文多見道之言則詩特其一斑耳余矻矻老宦途因鶴皋詩集嘆其不幸而轉為之幸而憶嘗與所言為序其語弁于諸

嘉慶八年臈月初十日同里

愚弟伊朝棟拜譔

伊朝棟印



自序

世皆言詩有別才非關學也余以為不然人之有才譬如木有花蕚學則其根柢也未有根柢不盛而能秀發其花蕚者然則所謂別才蓋為學而不能詩者言耳世有老師宿儒詢其詩則缺然者以其性之所不近也以其性之所不近而不能詩則能詩者必其性之所近也此所謂別才也然非學何以成其才嗟乎余之歉然於學久矣憶幼讀時侍　先君子膝下

見所為詩古文竊喜之因得從案上取百家言時時覽記然方以制義相楷未及也已為諸生嘗分其日力之半旁有所治而未得專力及舉於鄉私心竊冀以為苟得一第畢舉子事令而後名山之業庶可藉手也而旋以疾廢時年甫踰壯自是不復與卷軸親三十有餘年矣每悵然恨學之無成不克償夙願也顧嘗喜為詩自舞勺之年解聲韻歲輒得數十首然每十年則棄之蓋後有所得則悔其前也如是者再洎卧病後既無所為學惟閉戶召生徒舉向所嘗肄業者時往來於心目與之講貫而數十年來寒氊冷突劍咽琴悲歌風嘯雨之狀猶不能不發之於詩今歲衰而出之除所散失并里巷酬應外得詩九百餘首檢閱久之又將棄去兒輩請曰翁老矣并此而無之烏乎可因進而謂之曰汝豈以是為足以傳吾而欲存之乎古之以文傳者必其人之學足以傳之余每恨學之無成何有於詩且使我存之而人將棄之

何如我自棄之為愈乎勉其固請乃撑其聲律稍合
志意所存而足以見生平之閱歷者共四百餘首釐
為四卷而空其卷後以俟他日之所增題曰潛蚪小
草夫詩雖小技然而難矣李杜文章光燄萬丈學足
故也今讀其詩擷六藝之華蒐紀傳之富漱諸子百
氏之芳潤與夫日月之輝光山川之綺麗鳥獸草木
之文莫不含咀厭飫出入變見於其間嗚呼盛矣或
者謂詩莫盛於唐就其所存李杜而外無慮數千百
家雖里夫市孺與有傳者豈皆學之足耶然此則有
幸有不幸耳非別才之謂也余志學數十年三十七
歲以前則妨於舉業以後又為疾所厄尚何有於詩
哉顧聊因兒輩之請錄而出之曰潛蚪者蚪神物也
其文照耀天下非余所擬而姑取其潛云爾嗟乎茫
茫天壤傳者幾人山巔水涯從而湮沒者何限然則
是詩也存之乎棄之乎亦聽詩之自為而已

皆

嘉慶十年乙丑歲一陽月中浣三日七十二老人劉文賢自述

潛虬小草目錄

第二卷

上金斗峯口占

失韻自嘲答蔣浣江

蔣浣江以功過格題詞見示疊前韻書後一首

哭陳厚堂同年二首

戊申五月時方暘若新理毛公虔詣禱雨未及
迴車甘霖旋注志喜一首

代邑侯奉和徐少君過訪原韻二首

三子星泰十歲生日索句作此勗之二首

周二世兄東屏督學粵東余子就卷幕時六世
兄桐峯在署寄懷二首

庚戌除夜家弟以燕對酒憶子星高時輝姪亦
就道山左有日三首

友人話舊

辛亥春正二十八日子星高二十誕辰家人置
酒時高已遊東粵寄示二首

送家兄以牧之綏安鄉塾

第三卷

第四卷